

驚鴻一瞥

——《大公報》（1902-1912）與女權

◎ 畢新偉

《大公報》1902年6月17日創辦於天津，歷經三個時代，總計60年餘，其間風風雨雨、輾轉遷移，在中國報刊史上留下了一道亮麗的風景。¹創辦人英斂之（滿族，天主教士）是晚清時期的君主立憲者，著名的維新人士，嘗以報紙為陣地議論時政，改革風俗。新記《大公報》主筆張季鸞在〈大公報一萬號紀念辭〉中說：「近代中國改革之先驅者，為報紙；大公報，其一也。中國之衰，極於甲午，至庚子而瀕於亡。海內志士，用是發憤呼號，期自強以救國；其工具為日報與叢刊，其在北方最著名之日報，為大公報。蓋創辦人英君斂之，目擊庚子之禍，痛國亡之無日，糾資辦報，名以大公。發刊以來，直言讜論，傾動一時。」²英斂之時期的《大公報》（1902—1912，英斂之雖遲至1916年9月將《大公報》賣給安福系王郅隆，但早在1912年2月23日報紙改版時即引退去北京辦學，此後的筆政由樊子燊、唐夢幻主持，其言論走向已於英斂之無關），因有資本主義帝國支持的背景（1906年前親法，1906年後親日），向以「敢言」（尤指政治）見稱。其議論凸顯為兩個內容：一是以維新自強為目的宣揚保皇立憲，一是以強國保種為目的鼓勵女界振興。本篇專述這一時期報紙的女權思想，中國女性由傳統向現代的身份、地位轉換，英斂之時期的《大公報》當為此過渡時代的一塊碑石。

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魏源、鄭觀應等人呼籲學習西學、變革圖強，朝中要員李鴻章、張之洞心思所同，清政府亦採議發起後來證明並不成功的自改革運動，是甲午一役再次震醒革新者，遂有康有為上書、光緒皇帝新政的變法之舉，奈何以失敗告終，康有為、梁啟超只得亡走日本。不久，又經庚子之役，痛定思痛，於是舉國上下為強國、為改革而努力。英斂之在《大公報》創刊號上說：「……報之宗旨，在開風氣，牖民智，挹彼歐西學術啟我同胞聰明。……尤望海內有道，時加訓誨，匡其不逮，以光我報章，以開我民智，以化我陋俗，而入文明。……但冀風移俗易，國富民強……」³《大公報》甫創刊，就在變陋俗、開風氣上大做文章，勸戒纏足、倡興女學，張揚女權不遺餘力。蓋此二事，雖然早有人理論，也有人力行，如康有為1883年組織中國第一個「不纏足會」，1844年英國「東方女子教育協進社」派傳教士在寧波開辦中國第一所女子學堂，⁴但是，因為社會風氣未開，女界沉悶之狀依舊。今當國將無日，在強國保種意識的推動下，女界方受到特別眷顧。《大公報》值此女界幸運時代，遂做了世紀初的領頭雁。

一 勸戒纏足

中國女子纏足的形成，根源在於傳統社會審美觀念的轉變。在記述周秦時代生活的《詩經》中，社會審美觀念在女性身上的體現非常有趣地限制在上半身，或者說，僅僅描繪女性上半

身的自然美就足夠展示她的美貌與品性了。舉衛莊公夫人為例：「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蠧，齒如瓠犀，螓首娥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⁵確未見對下半身的描述。那時人們對女性下半身的認識，其實沒有和美聯繫起來，而是與性緊緊纏繞著。《周易·鹹卦》就把撫摸女子的腳當作最初的性信息，⁶女足與性粘連，乃由於古人相信足能受孕，且生子的緣故。⁷《詩經》裏也有關涉女性下半身的內容，即有明顯的性意味。⁸下及戰國，在產生了屈宋「香草美人」的楚地，還興起一種偏離周秦的審美趣味，楚靈王雅好纖腰，以至宮中人多有餓死。纖腰標誌了對女性美的認識由上半身下移，而一當下移開始，講述女性美就不只是贊揚，並且有了極大的觀賞意味。女性美的下移，到吳王夫差為西施建造響屨廊時告成，女性之足終於贏得了男性的趣味性關注。後來「步步生蓮花」的潘妃也好，「瓊鈎窄窄」的楊貴妃也好，甚至那個受南唐後主李煜的指令奉命纏足「令纖小，屈上作新月狀」的窅娘也好，她們的行為都是轉變後的審美意識合乎規律的發展。不過，女足被納入到傳統倫理中的時間較晚，直至宋代出現了理學，為防止女性淫亂，想到了以此束縛女性的身體自由，於是，纏足在南宋逐漸興盛，至明清時尤烈。

由於纏足對女性身體傷害的不人道性，有清一代，一直有人予以駁斥。二十世紀初，中國連遭重創，人們猛然間意識到國家衰弱的原因出在女子纏足上，因而，理所當然地要批判這種陋俗。《大公報》第一天首發此議論，⁹痛訴纏足的害處：「第一件傷身體……纏了足，血脈便不流通，行走不便，日久便生成肝鬱的毛病」；第二件操作不便，女子出嫁後要管理家務，一纏足，路走不穩，便生出種種麻煩；第三件妨害生育，纏足女子受胎之後，會有難產的危險，小孩生下來，也單弱不強壯。這種從中醫學和倫理學角度剖析纏足之害的方法，在當時頗具科學性，自有一股令人信服的力量。文章還提到一件振奮人心的大事：「如今好了，有了皇太後的聖旨了，是去年（指1901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降下來的，」明令要求廢止纏足。降聖旨一事可以說是社會輿論關注纏足的現實動力，以後發表的許多文章都會提到降旨的事。作者最後特意附上放足的法子，如慢放多走，按揉和擦油等，都是具體可行的。還有個署名抱愧生的作者，運用自己給女兒纏足的事例，傾訴纏足帶來的苦惱，不纏吧，怕讓人見笑，女兒長大嫁不出去；纏吧，等於是戕害女兒的身體，所以奉勸大家，快快廢掉這個惡習。¹⁰

本年最重要的文章是〈北京啟蒙畫館來稿〉，¹¹談到了「男降女不降」的問題。清軍入關後，推行剃發放足政策，明朝遺民中男子被迫剃發留辮，女子卻沒有因此令解去纏慣的腳布。有趣的是，20世紀初排滿呼聲正高，反清人士拿當年女子抗拒放足為其政治革命張本，1903年章士釗的〈讀《革命軍》〉就以女子的這種「民族大義」去鼓吹革命。¹²這篇來稿是受到抱愧生的啟發而作的。大批一通纏足後說：

請問大家，大清國是滿洲人，滿洲婦女，並無此敗壞風俗。男子的頭上，既有了辮子，女人的足下，為甚麼不從，國俗呢？難道有心相抗？藉女人的兩足，以作代表麼？國家的定鼎，將近三百年了，二萬萬婦女，仍舊是前朝的打扮。不改陋俗，環球列邦，不知要怎樣的訕笑哪！

很明顯，作者知道有人以革命的名義贊揚纏足（這裏不談排滿的意義，只說這種利用客觀上造成了放足的艱難。），所以發出了疑問。按照作者的意思，當年明令放足，正該移風易俗，結果政令不行，延續至今。作者把纏足稱作陋俗，實際上消解了被排滿利用的女足神話，告訴讀者這只是人們的集體無意識在作怪罷了。

接下來的一年（1903年）緊鑼密鼓敲起來。元月初天津某茂才提請袁宮保（袁世凱）嚴禁纏足，¹³「當此變法圖強之際，……故不變新法則已，如變一切新法，請自嚴斷纏足始。」其所列一條懲治的款項讀後不禁令人啞然失笑：

可權定一嚴苛之例宣示通衢，凡光緒二十二年以後所生之女，如纏足者，將來不准請誥封，不准請旌表，不准乘坐四人肩輿。涉訟到堂，纏足者跪，不纏足者立，纏足者理屈則押禁，不纏足者理雖屈亦不押禁。

我們現在已經很難條分縷析地透視晚清人士的心態，亦新亦舊乎？否，雖新實舊也。從女性解放的角度看，這種人身解放包含著深深的悲哀。正如排滿人士巧妙地轉換了纏足的意義一樣，解足同樣被提倡者偷換了解足的意義。無論是為變舊俗而提倡，還是為強國保種而提倡，都透射著濃重的男性和民族的氣息，真正為女性自我、女性個性的覺醒作出的呼喊尚未見端倪。

可能報館有爭鳴的意思，或者不拘來稿如何，江南悲憫生進一步剝離附著在纏足上的神話。¹⁴

所謂國家積弱，及生子女不堅實等，蓋與纏足無關。「推其原委，用以飾美觀者半，藉以肅閨範者亦半。」中國纏足與西洋女子束腰相同，今不見歐美各國自強由禁婦女束纖腰始，何來吾國自強必自禁纏足始？變法當前，還應權其輕重，當務之急不在此。作者反某茂才之道而行，雖然同樣矯枉過正，但無疑指出了纏足的社會根源，如前面提到的，纏足束縛在審美和閨訓兩條繩索上。其實，要想在以傳統文化、倫理為社會指導原則的國度廢止纏足，實在是很艱難。

那一年人們對官府的期望特別高，繼某茂才擬請之後，又連續敦促官家嚴懲不待。¹⁵報館覓得四川總督勸戒纏足的示諭，¹⁶便急為刊登，並肯誠希望各報館轉載刊布，以便廣為宣傳。考慮到市民大眾文化程度尚差，示諭特用白話寫成，上來便談纏足的禍端，要緊處甚或妨害到國家。纏足如何關係國家呢？因為纏足女子作母親後，生養的國民身體也會軟弱，國家自然也軟弱不強，這又轉回到老路上了。試想，在承平時代，女子照纏不誤，那時倒沒有影響國家的發展，何以現今國家一衰弱，就認准了纏足惹的禍，其實，晚清社會一直避重就輕，顧左右而言他。晚清政府一直不願徹底變革（多被祖宗舊制所縛），因此在文明騰於眾人之口時，以此轉移民眾的變革訴求，造成群情激昂的氣氛，來顯示當政的英明，所以晚清培養了眾多的君主立憲者。國家雖然沒有因廢止纏足強大起來，當然是由於歷史的眾多積弊造成，但對於中國女性來說，這種被利用的、被動的局面畢竟比明朝鼓勵纏足好得多，因為每走一步，離女性自由解放的天地就近一步。

眾聲喧嘩中，我們還會聽到探入歷史的聲音。只有弄清楚纏足的歷史，才能正確對待這件事。朱蓮鴛女士考證甚詳，¹⁷周秦時人們並不以足小為貴，唐時才見束足，但非如後世之纏法。南唐宮內遍纏足而宋承其弊，元明以降沿習本朝。因為是女性言說自己的歷史，所以朱女士要喚醒同胞「千年不醒之沉夢」，呼喚「女界革命軍」打破千年不變之僵局。看來報館很為採用此文得意，後附一小議發揮：「欲強中國，必平男女之權；欲平男女之權，必先強女權；欲強女權，必興女學；欲興女學，必先戒纏足。」這種由果推因的議論手法，在在皆是。不可小看這一段話，十年間《大公報》提倡女權，主旨盡在此。勸戒纏足，用心良苦。1904年新春伊始，報館接到一封信，勸說不必管這等閑事，有精力想想國家大事。報館

駁斥道：「報館為國民之向導，既然知道這個風俗不好，我們就當勸人改了。說一次人家聽著不動心，故此須常常地說。」立場非常堅定。並且說：「近來我們的報，一天比一天銷得多，外間被感化不再纏足的，也一天比一天多了。」¹⁸應該說，《大公報》的這種導向，在客觀實際上促進了解足的發展。因而這兩年（1904-05）報紙不改其勇，如連箭急發一般，直陳其弊。¹⁹當然，言論不外掃除惡習強國保種，那個時代特有的邏輯。不過，把纏足與女學相提並論，顯然是1903年所希見的。有一篇文章說道：「今日外國為何那樣強盛？因他女學修明，女的合男的一樣，都讀書都明理，都是下馬讀書上馬殺賊的本領。人家男子不愛小腳，女子也不纏足，……人家女子都明白道理。」²⁰自己女學不修，自己女子纏足，國家不貧弱才怪呢！纏足與女學這樣絞在了一起。晚清人做事情，不是矯枉過正，便是本末倒置，皆與國家被動受挫、急於成為文明強國有關。於是，又有人發表言論，²¹現今抉發纏足之弊，雖罄竹難書，但「獨於女學之關係則言之不詳」，其實纏足與女學的關係不在行走上學的不便，而在纏足的意識（「精神」或「內容」）妨害了女學的開展。何以如此呢？因為纏足不過飾美觀，養成女子貢媚之性，以柔順和服從行事，直如奴隸也。女學乃文明產物，與此貢媚思想不可以道裏計，所以「為今之愛國保種計，而欲強國力，先宏教育；欲宏教育，先興女學；欲興女學，先禁纏足。蓋教育者，強國之母也；女學者，教育之基也；纏足者，破壞女學之洪水猛獸也。」實在說，纏足與女學確有關係，不過，不是這個說法，要想廢止纏足，必須先興女學。文章作者也說兩者有形式與內容的關係，認識不能說不深刻，知道纏足難廢與傳統倫理密切相關，但是，他的藥方用錯了藥，或者說治錯了地方，沒有治裏反而治起了表。再者，在男尊女卑尚未打破的社會裏，女學即使興了，又能興到哪兒去？

1905年以後，談纏足的文章逐漸減少，雖有幾篇，²²但已不能造成聲勢，牽動人們的神經了。《大公報》的解足運動，雖轟轟烈烈始，冷冷清清終，直至如今仍被人遺忘，但是，歷史卻不會忘記，因為它努力過，儘管方法很幼稚。

二 倡 興 女 學

如果按照晚清時期的女學模式衡量這之前的中國女子教育（前面說過，晚清最早的女學由歐洲傳教士創辦，所收學生來自不同的家庭，具有統一的管理機制和較為封閉的場所。），兩千年來，中國便沒有出現過女學。但是這不能說明傳統女性不受教育，只是教育的方式不同。也許可以把女教稱作那時的女學，在一個家庭或家族中請業師指導女子的學習，教她們知書答禮，謹遵閨訓。女教作為一種知識形成於漢代，劉向撰《列女傳》，贊揚貞節、端莊、溫順、明義的女性，把男性的注意力轉向自己的另一半。之後，班固首開史傳列女的先河，從此，歷代修史者都不會忘記去統計前朝出了多少列女。傳統男性對女性的認識，由於有女人禍國，女人是禍水的先定觀念，便拒絕女子參與公事，限制其在家庭中，²³因而家庭倫理就成為傳統倫理的主要內容。家庭倫理的核心是女性無時無刻不被管束，為了管好女性，特地制訂出一系列的條規，如「女四書」等，制約其精神和行為。這裏還應提一下被稱為「曹大家」的班昭，《漢書》收錄了她的《女誡》。以往談論婦道的都是男性，女性只是被動者、被引導者；自班昭，才開始提倡女性自我約束。女性中的一部分精英以男性標準為準則，也成了主動者、引導者，對同性實施教誨。這對於女教的普及來說，意義非常重大，因為由男性勸導女性，其自身的行為並不足以使女性信服，往往事倍功半；而這一部分精英從女性群體中分化出來之後，形成兩性共謀，合力提倡女教，就會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自然，女性的沉淪也就開始了。

那麼，晚清興起的創辦女學熱潮，是不是就此打破了沉淪的局面，給女性一片自己的天空呢？讓我們先看《大公報》發表的第一篇關於女學的文章，²⁴起首說：「現在中國許多人，也都明白學堂是立國的根本，」這好像一個總綱，在有意無意引導著晚清的社會興趣。現在女學堂的建制少得可憐，理應引起重視。婦人自古是內助的角色，丈夫在外頭做事，家務全憑婦人照料，柴米油鹽醬醋茶，看帖子記帳目寫家信，認得幾個字多方便！再說教育兒女也離不開母親，母親要是讀書識字，兒女從小便受熏陶，長大自然對社會有用。又說：「我們中國……常說女子無才便是德，這話真真的沒理。」這個變化特別有趣，從此，男性鼓勵女性自強，常顯得矛盾和曖昧。因是強國的需要，女性必須文明化，然而又要有一定的限度，於是只強調賢妻良母，過去無才的女子是好母親好妻子，現在有才的才是好母親好妻子。相夫教子的精神未變，變的是相夫教子的方法，現代化了。不僅女性職責在轉折關頭沒有改變，就是男女大防的倫理觀念也同樣沿襲下來。既然辦女學，那「學堂中管事人等，一概用女人，男人不准隨便進去。」歐美日本近代化的時候，開女學也是這種封閉式管理，其實，東西方男女兩性的遭遇基本相同，女學堂成為女性自我解放的必經之途。開女學，證明男性對女性作出了讓步，而一但女學大開，舊倫理舊道德就要被新倫理新道德沖決，這是那些男性提倡者所始料不及的。不過，完全封閉式的女學，在培養出一部分新的精英之外，也容易滋生事端。女學近似於一個同性大家庭，女生之間的交往必定愈加親密，同性情愛作為一個古老的現象又會以新的面目出現，當然，這個時期人們不會注意到它，到「五四」，社會焦點轉移，同性愛問題才被提出來，而文學作品中也就有了女性同性情愛的聲音。

女學必開，彷彿是人們達成的共識，「以公理論，天賦人權；以性靈論，大小腦筋，有生同具。」但是「歷代以來，帝王聖賢創制興學，獨不為婦女立教育之科……務使女子不讀一書，不明一理，蓄之如奴婢，玩之如花草，使數千載聰明靈秀之才束縛於蠢然七尺之下……」²⁵不清楚作者董壽的性別，但可以肯定，這是一位較為激進的女權主義者。與勸戒纏足的興起相同，興女學也是朝廷下的明詔，這女學也不能不與強國聯繫起來。女學不興的原因，有人找著了，²⁶「有四個病原，守舊與維新的，各佔兩個。」守舊的病原一是事事因循，得過且過，不想開這個頭；一是「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舊觀念深厚。維新的病原一是事事浮囂，籌劃不慎重；一是過於相信西學。西學雖好，但不合我國國情，也不實用，像男女平權，學講洋文，讀天文地理等，統統要不得。女學要開，女子要學，那麼學甚麼呢？課本的宗旨只能是「婦德婦言婦功」了。時代確實在變，婦女為男子的修飾打扮（婦容）一項，即被棄置不論。俗話說，覆巢之下無完卵，大亂之下安有餘暇顧及此耶？

回望世紀初的興女學，它呈現出如此的不統一，最文明的外表裝著最傳統的內容。我一直在說晚清女性是被利用的，被各種政治勢力所利用，她們就在這些夾縫中艱難地蛻變，一層一層脫去壓在身上的僵硬外殼。

1902年《大公報》開場亮了一嗓子，語驚四鄰，新的舊的一股腦兒全震了出來。1903年熱力稍減，彷彿進入醞釀期，²⁷果然，從1904年開始直至1908年，《大公報》再次領風騷於報界。

1904年，仍有人認為興女學是破壞禮教，呂碧城女史特意闡述女學的性質在於愛國，使男女平等自由，結為群體，以保全疆土。「自強之道，須以開女智，興女權為根本。」開女智則以「母教」為基，還苦口婆心解釋：「女學之興，有協力合群之效，有強國強種之益，有助於國家，無損於男子，故近世豁達之士每發其愛力，傾其熱情，以提倡之。」²⁸那種小翼翼

翼開拓女界疆域的艱難躍然紙上。企新子苦於女學不振，運用新興的進化論為女學張本。時當列強環峙，國家危急，只有進化才能強國保種。然進化艱難，實由女學未講的緣故。因為國家進化的遲速，以國民程度高低為準則，而女子為國民之母，女子不強，不進化，國家難強盛矣！²⁹不講女學的害處，大方面不說，小方面也害處多多。女子不智不識，日久愚昧充塞其腦，安於柔媚順從而不知自己為何物，與西洋文明女子相比，真如強顏歡笑之奴隸也。³⁰

就像解足興國，女學這時也成了興國的根本。有人以古代社會為例說，漢代劉向採百家言撰《列女傳》，社會遂清平，「晉代風俗之蕩，治化之喪，皆歸其弊於女教之廢，」可見女學之重要，是「中國所以轉弱為強之道也」。³¹於是1905年底至1906年，人們又把希望寄托於官府，希望自上而下地興辦，以為只要官家明白不興女學的壞處及興女學的好處，問題就會迎刃而解。清揚女士（即呂碧城）說：「試觀五洲之國，女學昌，其國昌；女學衰，其國衰；女學無，終必滅之。」如今一說興女學，便有多方阻攔，「鋤之刈之，若似莠草之害嘉木，」其大謬耳。奉旨興學數年而不辦理，國家將敗亡矣。³²

1906年，呂碧城推出長文〈興女學議〉，³³詳盡解說興辦女學的諸多事宜（1904年，呂碧城創辦「天津女學堂」，此當為她總結經驗之作）。女子教育，因為是我國的創舉，必難開風氣。但是，處在新舊遞嬗的時代，教育必須隨時代進化。我國女子嬌柔猥瑣，無一長處可取，皆數千年政教風俗養成這等第二天性，且看歐美女子教育，一切道德智識的學習均與男子同，「故其思想之發達，亦與男子齊驅競進，是由個人主義而進為國家主義。」（一說「五四」發現了「個人」，看此文似有不確，「個人主義」乃歐洲文藝復興出現的名詞，強調個性的自由發展，在社會上以獨立的個體存在。）晚清「個人」的發現，就女性群體來說，無疑為其走向自我解放跨出了關鍵的一步。從廢止纏足、興辦女學到維新自強，在民族主義的旋律下，又跳動著從廢止纏足、興辦女學到發現（女性）個人的小小樂章。事實是，女學辦起來了，女性也要覺醒了，這是一股潛流，最終要衝出歷史地表，雖然前路漫漫。

當社會注意力固著於某一個問題時，當政者必定要作出反應。1907年，清政府下令開辦女學堂。學部在給皇太後、皇上的奏章中說：「倘使女教不立，婦德不修，則是有妻而不能相夫，有母而不能訓子，……教育所關實非淺鮮。」³⁴普天同慶之時，也會有反潮流而行的人，翠微居士說：「讀某舉人禁女學稟，其冥頑之性，井蛙之見，無足深責，竊嘆我國風氣不開至於此極。」³⁵其實，那某舉人不必膽戰心驚，晚清興女學，除了形式上的新之外（有學堂罷了），所望培養的學生只是以後的賢妻良母（母儀、母教、妻賢、妻順是這一時期的基本主題，不再徵引³⁶），與國家不但無礙，反而有大好處呢。

1908年之後，《大公報》提倡女學的興趣逐漸減弱，可能光緒、慈禧下世，對英斂之影響甚大。故此意興稍闌，也就放手了。其實，到二十世紀初，中國的女學堂不僅有外國人辦的，中國人自辦的也有，³⁷只是影響甚微，未能開啟女界的知識。應該說，女學興盛，是借了要亡我的西風，在民族主義的情緒下，倉促間作出的反應。它的西體中用，讓我們看到了華洋混雜的奇特景觀。再說一點，女學雖然如此，但還是比廢止纏足成績大，纏足是廢了纏，纏了又廢，波折連連；女學則不同，中國的女學經過這一番運動，以後又逐漸改良，入了軌道，進了民國，但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有清一代，直到晚清（尤其最後十年）才出現（也是歷史上少有的）暢所欲言的局面，這和皇太後、皇上為強國廣開言論有關，晚清女性成為社會的興奮點，亦與此相關。其實，那時對女性的關注，並不僅僅限於廢止纏足和興辦女學，晚清作為中國女權的第一個高漲期，涉及到的問題方方面面，容擇要敘述。

在談到上面兩個問題時，作者們已觸及到傳統倫理堅硬的壁壘，是它擋住了女性前行的道路。1903年至1905年，有人陸續出來要推倒這堵無形的牆，給女界輸入一些新鮮空氣。《大公報》的一篇來稿³⁸說道，中國的五倫三綱是有分別的，原初只有五倫，即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究其含義，不過是「君禮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妻柔，朋友貴信」，與泰西自由之權、共和之政沒有分別。後人不明斯義，篡改為「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的三綱，廢五倫三而全其二。那三綱中「夫為妻綱」最無人道，如男子妻死，便可續娶，且再三再四不為怪，倘若婦人改嫁，「則為家族所恥辱，舉世所詬病，幾若終身之玷。」男子肆意玩弄女子於股掌之中，以其為廢物，為玩具，致使婦人「淪墜於黑暗地獄，墮落於無邊苦海」。如若不廢三綱復五倫，中國前途尚有望耶？

這裏應說一下晚清才女呂碧城，1904年是呂碧城張女權、興女學（前已述之），如鮮花般綻放的一年。呂碧城（光緒九年出生，安徽旌德人，又名蘭清）與秋瑾齊名，甚或聲氣略高一籌。³⁹呂少年遭家庭與情感變故，為她日後進入《大公報》提倡女權奠定了生活基礎。⁴⁰呂碧城與秋瑾不同，秋瑾持政治革命的觀點，屬激進派；呂碧城持文化變革的觀點，屬改良派。她認為⁴¹，男女平權呈確定不移之勢，雖然有人把公理視為悖逆，但我們不能受其蠱惑，「若我有自立之性質，彼雖有極強之壓力，適足以激吾自立之志氣，增吾自立之進步。」外間鼓動雖多，終須我們自己下決心痛除惡習，咸與維新，使人人都有獨立思想，自主能力，恰如魯迅所言，「沙聚之邦，由是轉為人國」。

思想是行動的先導，日益高漲的男女平權呼聲，推動著人們去從事實際建設。「中國婦女啟明社」、「中國婦人會」等陸續建立，⁴²這些團體，在女性謀求解放的道路上探索前行，破舊俗，易新風，起到了表率的作用。她們的行動，常常能夠像扇面一樣向外擴散，影響所及，波及到民間的角角落落。女學堂的創辦如雨後春筍，「天津女學堂」、「女子師範學堂」以及眾多的女校，⁴³在開啟女界民智，培養個性獨立精神方面（儘管是間接的）成就深遠，為五四新女性的出現奠定了堅實的社會基礎。

女學開辦後，受到剪辮易服說的影響，女學生的服飾一時成了問題，從1906年直至進入民國，關於女學生該穿甚麼樣的衣服，鬧得沸沸揚揚，不一而足。⁴⁴服飾的變化是社會文明（進化）的標尺，因此，女學生的服飾要變，已確定無疑，而且，除去無用的裝飾，也一錘定音，至於服裝，往哪個方向變，變到甚麼程度，卻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一個如果說效仿西法，另一個就會說仿製本朝滿州的服裝；一個說保留服裝的等級，另一個就說廢除服裝等級，爭著爭著就爭到了民國。其實，晚清時期的許多問題，本該辦好的卻沒有辦好，本該改變的也未能改變，所以王德威說，晚清的現代性是被壓抑的。不過，儘管被壓抑，它還是像暗夜的曙光一般，照亮了前行的路程。

1912年，共和實現，不久，袁世凱執政（英斂之一向反袁的專制），英斂之的君主立憲夢遂告破滅。⁴⁵十年來，《大公報》在提倡女權上披荊斬棘，汗水和辛苦英斂之付出最多。他是一個對女界沉悶之狀不滿的報人，贊成男女平權，開民智，易風俗，廣收言論。但是，作為

一個君主立憲者，他自身思想的局限，也制約了《大公報》提倡女權的不徹底，不過，這是過渡時代特有的情形，後人無足深責。只記住他的好就是了。

註釋

- 1 參見王芝琛、劉自立主編：《1949年以前的大公報》（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1）；徐鑄成：《報海舊聞》（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1）。
- 2 《大公報》1931年5月22日。
- 3 〈《大公報》序〉，《大公報》1902年6月17日。
- 4 史革新主編：《中國文化通史》第9卷《晚清卷》（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0），頁700、585。
- 5 《詩經·衛風·碩人》。
- 6 《周易·鹹卦》秩序井然地講解男子如何對女子進行性表達，先是撫摸腳趾，繼而上升到小腿，然後是大腿、腰部……。足最為關鍵，如果男子得以撫摸女子的足，說明她接受了最初的性信息，至於其後或許會遮羞、推拒，只是此過程的一些小程序，大局已定。
- 7 《詩經·大雅·生民》記載有薑嫫踩帝跡而孕，十月懷胎生下後稷的事。傳說中還有華胥於雷澤履大跡生宓犧事，均應看作是原始母系社會思維方式的遺留。
- 8 《詩經·齊風·東方之日》說：「在我室兮，履我即兮」；「在我闔兮，履我發兮」。足的運動最耐人尋味，白天踩的是外屋的席子，到晚上，踩著臥室的席子，表示留宿了。
- 9 〈戒纏足說〉，《大公報》1902年6月17日。
- 10 抱愧生稿：〈說戒纏腳事〉，《大公報》1902年11月23日。
- 11 《大公報》1902年12月7日。
- 12 夏曉虹：〈歷史記憶的重構〉，《讀書》2001年第4期。
- 13 〈天津某茂才擬請袁宮保嚴禁纏足稟〉，《大公報》1903年1月4日。
- 14 江南悲憫生來稿：〈閱天津某茂才擬請袁宮保嚴禁纏足稟書後〉，《大公報》1903年1月14日。
- 15 參見醫隱來稿：〈勸政府宜勒令不許纏足議〉，《大公報》1903年3月28日；〈勸戒婦女纏足必須官為提倡說〉，《大公報》1903年7月29日。
- 16 〈四川總督岑制軍勸戒纏足示諭〉，《大公報》1903年4月2日，3日，4日，5日。
- 17 朱蓮駕女士稿：〈婦女纏足之歷史〉，《大公報》1903年4月14日。另見郭恩澤：〈婦女纏足之歷史〉，《大公報》1903年7月4日。
- 18 〈奉答來函〉，《大公報》1904年1月13日。
- 19 這兩年刊發勸戒纏足的文章雖多，但內容與前談論的相同，僅列主要文章，以供參考。彭壽臣：〈勸戒纏足說〉，《大公報》1904年1月25日，26日。〈婦女纏足於德育智育體育全有妨害〉，《大公報》1904年10月30日，11月2日，5日。〈通州紳民公議天足社勸世淺說〉，《大公報》1904年12月18日。《纏足的婦女請聽》，《大公報》1905年3月31日。〈有女孩兒的請聽〉，《大公報》1905年4月3日。〈公益天足社劉孟揚敬告眾社友〉，《大公報》1905年5月31日。蘇州放足會諸女士刊布：〈演說放腳的法子〉，《大公報》1905年8月3日，4日，5日。
- 20 〈慶雲畢君綏珊勸戒纏足淺說〉，《大公報》1905年4月17日，18日，19日，20日，21日，22日，23日。
- 21 〈論纏足與女學之關係〉，《大公報》1905年11月19日。
- 22 1905年以後發表的文章僅列三篇供參考：〈論婦女纏足與現在時勢之關係〉，《大公報》1907

- 年11月10日，11日。劉桐軒：〈哭纏腳〉，《大公報》1910年10月13日，14日，15日。〈這就是中國該當敗亡的一條〉，《大公報》1910年10月16日。
- 23 《詩經·大雅·瞻卬》說周幽王敗國緣於褒姒，「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得出「哲婦傾城」的結論，因而「婦無公事」，只能「休其蠶織」了。《尚書·牧誓》以「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斥責紂王寵幸妲己，忘記祭禮，那武王因此獲得了徵伐的口實，使天變了顏色。
- 24 〈講女學堂是大有關係的〉，《大公報》1902年6月24日。
- 25 鴛水董壽撰：〈興女學議〉，《大公報》1902年8月12日。
- 26 〈就中國現勢籌畫女學初起辦法〉，《大公報》1902年10月12日，14日，16日，17日。
- 27 1903年發表的與女學有關的文章僅列兩篇供參考。胡仲協：〈說女學〉，《大公報》1903年6月9日。陳秀瓊：〈女子義務〉，《大公報》1903年7月1日。
- 28 碧城女史呂蘭清稿：〈論提倡女學之宗旨〉，《大公報》1904年5月20日，21日。
- 29 企新子來稿：〈論進化宜興女學〉，《大公報》1904年6月19日。
- 30 〈說中國不講究女學的害處〉，《大公報》1905年3月17日。企新子來稿：〈論女學不興之弊〉，《大公報》1905年8月16日。
- 31 〈論女學所以興國〉，《大公報》1905年10月13日。
- 32 清揚女士稿：〈書端中丞奏興女學事〉，《大公報》1905年11月30日。
- 33 碧城：〈興女學議〉，《大公報》1906年2月18日，19日，20日，21日，23日，24日，26日，27日。
- 34 〈學部議覆女學堂章程原奏〉，《大公報》1907年3月23日。
- 35 翠微居士：〈論某舉人請都察院代奏禁女學感言〉，《大公報》1907年8月14日。
- 36 這一時期主要文章如下：〈女子教育平議〉，《大公報》1907年7月4日，5日，6日，7日，8日。新安徐立三：〈速興女學培植國民之母〉，《大公報》1907年8月3日。〈女師範學堂的關係〉，《大公報》1908年3月23日。黃子康：〈興女學議〉，《大公報》1908年4月4日。直隸省視學陳恩榮稿：〈對於遵化州女子初級小學堂演說〉，《大公報》1908年12月17日。
- 37 見夏曉虹：〈彭寄雲女史小考〉，《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1年第3期。
- 38 〈五倫三綱分別說〉，《大公報》1903年1月8日。另見〈釋婦〉，《大公報》1903年2月9日。
- 39 呂碧城：《歐美漫遊錄（鴻雪因緣）·予之宗教觀》記載：（1904年5月，秋瑾訪呂碧城）都中來訪者甚眾，秋瑾其一焉。據雲彼亦曰「碧城」，都人士見予著作謂出彼手，彼故來津探訪。相見之下竟慨然取消其日，因子名已大著，故讓避也。參見劉納編著：《呂碧城：評傳、作品選》（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8）。
- 40 李保民：〈呂碧城年譜〉，李保民箋注：《呂碧城詞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另見注39劉納編著：《呂碧城：評傳、作品選》。
- 41 下引見呂碧城：〈興女權貴有堅忍之志〉，《大公報》1904年6月13日。另可參見碧城：〈敬告中國女同胞〉，《大公報》1904年5月24日。
- 42 〈中國婦女啟明社開辦簡章〉，《大公報》1904年3月11日。〈為中國婦人會作意見書〉，《大公報》1906年7月3日。
- 43 〈天津女學堂創辦簡章〉，《大公報》1904年10月3日。〈女子師範學堂章程〉，《大公報》1907年3月27日，31日，4月8日，4月14日。
- 44 劉仲元：〈女學生服制議〉，《大公報》1906年9月7日，8日，9日，10日，11日。於天澤：〈中國女學生服制議〉，《大公報》1906年9月23日，24日，25日，27日，28日。王浮生：〈世界服制以滿州為最適而女子服制尤為得男女平等之意擬請旨飭下學部厘定女學堂服制即以滿州服制為標準以為文明各國之先導議〉，《大公報》1910年4月29日。

45 《大公報》1912年2月13日登一啟事：「本管總理英斂之外出，凡賜信者俟歸時再行答覆。」從此英斂之不再過問《大公報》筆政。

《二十一世紀》(<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十一期 2003年2月28日

© 香港中文大學

本文於《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十一期（2003年2月28日）首發，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文文字或圖片，必須聯絡作者獲得許可。